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幻小说之父

凡尔纳传

The Biography Of Jules Verne

【法】让·儒勒·凡尔纳 著

刘扳盛 译

下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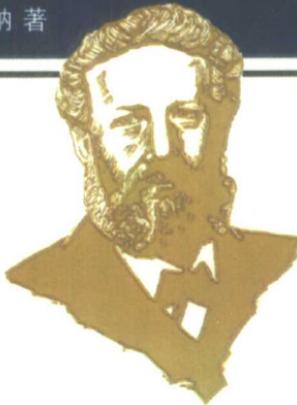
科幻小说之父

凡尔纳传

The Biography Of Jules Verne

【法】让·儒勒·凡尔纳 著

刘扳盛 译



K83

科幻小说之

凡 尔 纳 传

刘扳盛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科幻小说之父

凡尔纳传(下)

著者:[法]让·儒勒·凡尔纳

译者:刘振盛

责任编辑:王劲松 张珍

出版发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本社服务部 0731-4441720

印 刷: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址:望城县高塘岭镇郭亮路69号

邮 编:410200

出版日期:1999年9月第1版第1次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75

插 页:4

字 数:167000

印 数:1~3030 套

书 号:ISBN 7-5357-2803-0/K·40

上下两册总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第三部分

第二十八章 “圣米歇尔号”

乘圣米歇尔Ⅰ、Ⅱ、Ⅲ号旅行；从鹿特丹到哥本哈根；游弋地中海

我们知道，儒勒·凡尔纳自 1863 年起便住在奥特伊区拉封丹街 39 号，并在那里完成了《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当《地心游记》交付印刷时，他在尚特内度过了 1864 年的夏天。一俟可能，他便带着全家到克罗托瓦度暑夏。1865 年，《论战报》发表《从地球到月球》时，他正好是在克罗托瓦。

选择这个度假地的理由在于，一方面靠近巴黎，另方面亦考虑到他妻子在亚眠的家庭关系。正如地理学家拉瓦莱所说的，这是个沙质海湾，在这儿，儒勒·凡尔纳重新见到大海，而且还能观赏汹

涌的浪涛。过了不久，他便购买了一艘渔船，并给这艘渔船取名为圣米歇尔号；当然，这不是游船，但船壳结实，能顶得住大海的风浪；他立刻便利用（甚至滥用）这艘帆船。

1866年，他重返克罗托瓦，但这一回，乃属搬家性质；他甚至让他儿子在克罗托瓦上学。促使他在这个海员村镇定居的，既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他热爱大海的因素。他重新回到圣米歇尔号船上，心里感到十分高兴；并非如有人所说的那样，这不是一艘“普通的小船”，而是一艘坚固的渔船，从北部大海至大西洋的渔民，就靠这种渔船维持生计。作了几项修整便将渔船布置起来了，这位作家甚至还能在船上写作。该船配备了船员：最初只有1名水手，据他认为，这位水手是港湾最优秀的船主，后来又增加至两名。

他经常使用他的船到加来、布洛涅或勒阿弗尔，甚至从克罗托瓦到南特。他还驾着这艘船到波尔多看望他的弟弟。他信中曾这样说过：“我无法抗拒从海上去找他和从海上把他带回来的欲望。”从南特到波尔多，航程需要两天，他在波尔多呆了12天后^①，从尚特内给赫泽尔写信说：

海上的回程实在太妙了，这时正值秋分时节，一阵风扑来，我差点被抛到海岸上，嘿，简直像一场风暴；我像一名必须善于处置的真正海员那样去承担这种风险，这您是知道的，这给人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次航行本来只需24小时，但我们至少耽搁了60小时！呃，要是您在就好了！

赫泽尔很想借助蓝色海岸^②的温和气候以恢复一下他那虚弱的身体，自然不会产生这种惋惜之情！在这一点上，两位朋友似乎看法不一致；一个陶醉于碧澄的蓝天，一个喜欢跟翻腾怒吼的海浪搏斗。他给小儒勒·赫泽尔写信说：

^① 此处与上文所说的似有出入，见第177页。

^② 指法国尼斯与土伦之间的地中海海岸地带。

本来没必要跟您说，我之所以没给您回信，是因为我一直在圣米歇尔号船上。从克罗托瓦至卡来的航程实在富于魅力，从布洛涅返回卡来和从布洛涅返回克罗托瓦，颠荡得实在厉害；实在厉害！但要不是这样，魅力又从何说起？

经常在波涛中闯荡，势必遇到一些风险。1868年夏天，狂风把他刮到迪埃普，他不得不在此地躲避，以等待十分凶猛的大海平静下来，再返回克罗托瓦。他估计他弟弟保尔即将到达那里，以便一同到布洛涅、卡来和杜弗尔游览。他从迪埃普给他父亲写信说：

由于对帆具作了某些调整，圣米歇尔号成了索姆海湾的首批快速船之一。风向顺利时，它简直像一片锦葵叶似的飘了起来。啊，为什么你们偏偏不感兴趣！我们与十分凶猛的大海朝夕相处，这艘船始终保持十分良好的性能。

倘若他知道有人会将他如此自豪的这艘帆船当作破旧的小舢舨，他肯定会感到恼火！

上面提到的那封信还说，他已经决定在克罗托瓦定居，并在10月份搬出他在奥特伊那套租期至1869年4月结束的住宅，他打算以后每年只到巴黎住三四个月。1868年10月，他陪赫泽尔到了巴德，但只在那里逗留了几天。他将带领全家返回阔别3年的南特过圣诞节。

赫泽尔看到他的这位作者要去冒航海的不测风险，不觉有些担忧，他认为，航海是危险的、无益的；在发自克罗托瓦的1封信中，儒勒·凡尔纳极力使他平静下来。

请您别对圣米歇尔号发火，它非常出色地为我效劳

哩。您总是过分夸大海上的危险性，我妻子陪我作最近的一次航行，她也压根儿没感到害怕。我还得作几次远航，一次到伦敦，一次到瑟堡，说不定我还要推进到奥斯坦德。

从伦敦发出的一封信大概使小儒勒·赫泽尔后悔没在克罗托瓦多呆些日子。

呃，我是在过几个钟头即将到达的伦敦给您写这封信的。我脑子里早就产生这样一种意念，圣米歇尔号一定会到达伦敦，而如今，伦敦已近在咫尺。我在格雷夫森德前面抛锚停泊，趁此机会给您写信和写完我的《海底两万里》的第二卷。在船上写作，就跟在勒费弗尔街的工作室里写作一样。风景相当优美，而且为想像提供多少养分！

小赫泽尔没像他父亲那样感到焦虑不安，因而兴致盎然地打听这次“伦敦之行”的消息，但“这些事情既难以言传，也无法作书面表述！这实在太美妙了！人们都在作这样的旅行，但从来不加以描述！”儒勒·凡尔纳这样回答他说。

按原先的安排，作家跟他全家一起到了南特过 1868 年的圣诞节。他在那里一直住到 1869 年 2 月 12 日，然后返回巴黎，于 4 月 10 日将家搬出，到克罗托瓦定居。在卢瓦尔河入海口居留的这段日子，他一直埋头创作“《海底两万里》的第二卷和《环游月球》，”因而，无法“考虑别的事情和任何人。”

《海底两万里》大概是从 3 月 10 日起在《教育与娱乐杂志》上开始连载的；因此，他要过问负责为该作品绘制插图的里乌画好的插图：

我考虑，必须将人物画得更小一些，让舱房显得更宽

敞一些。现在只画了舱房的几个犄角，无法使人想像得出诺第留斯号的奇伟。必须极其精细地描画出所有细部……将夏拉斯上校画成尼摩船长那种类型的人物，是个挺好、挺妙的主意。我原先怎么没想到，真笨！我从来没见过比这个形象更刚毅的人。

从克罗托瓦发出的一封信对海洋所具有的启示效力大加赞颂：

哦，亲爱的朋友，如果我能写出来，那该是一部多么引人入胜的书啊！我乘坐圣米歇尔号航行时，发现了大海和许多好东西！最困难的是，要将这一切描写得如此真实，好让每一个人都想到海上去！

为了歌颂大海和领略大海的诗意，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经常保持跟它接触吗？我们实在无法忽视圣米歇尔号在这位作家的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抓住各种机会到船上去，以致在船上度过他一生中相当大部分的时间。

虽然儒勒·凡尔纳没到他作品的主人公闯入的那些国土去作远游，可是，在许多年时间里，他扯起风帆，在布洛涅与波尔多之间的汹涌的大海上航行实在不算少。他是个海员，这就说明他的航海知识多么丰富，他的航海本领多么高强，他对航海的操作多么娴熟。他在船上生活，在船上创作，除在亚眠或巴黎生活以外，他过的便是海上生活。

我们并不怀疑，他那些在海上游弋的主人公所表达的思想正是他自己的思想，他将自己的性格尤其转移在尼摩这个人物的身上。

圣米歇尔Ⅰ号是一艘地道的海船，儒勒·凡尔纳将它一直保存至1876年。这一年，他在勒阿弗尔的诺尔芒造船厂订造了1艘“长13.27米、宽3.56米”的帆船。这艘帆船更为别致、优雅，完全

配得上“游船”的称呼。可是，虽然这艘船对儒勒·凡尔纳的客人们更富于魅力，但我们不晓得它是否给它的主人提供跟破旧的圣米歇尔Ⅰ号同样的乐趣，尽管他对该船还是满有兴致的。

“我整个儿被圣米歇尔迷住了，它已经落水试航。这可是1艘出色的船；靠它完全可以到美洲去。”

虽然他极力说服或许会晕船的赫泽尔登上他的船，并说“这艘新造的圣米歇尔号是1艘富于诱惑力的游艇，”但他并没将它保存多久。

1877年夏天，当他乘坐圣米歇尔Ⅱ号到南特去的时候，一位朋友——很可能是奥利夫船长——建议他购买一艘蒸气游船圣约瑟夫号。这艘为普雷奥克斯伯爵建造的游船刚刚竣工。他轻率地带着他的弟弟去看这艘游船了。保尔身为海军官佐，曾作过许多海上航行，又是1名技工，因此，他哥哥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保尔一见到这艘船便兴奋起来了；他仿佛觉得；圣约瑟夫号正是他俩童年时代憧憬的那种船。儒勒原先大概只满足于乘坐他的帆船沿海岸巡游；有了这艘雅致的蒸气船，他们无疑将能一起去作远航。

被迷住了的儒勒实在难以抗拒这种吸引力，终于开始谈判了。1877年9月1日，他给赫泽尔写信说，“我终于作成一笔大生意，购买了一艘新的圣米歇尔号。”其实，他跟出售者的洽谈尚未结束。1877年10月14日，他给南特的那位洽谈者去了一信，提醒他说，对所要求的价钱55000法郎，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他顶多能出4万法郎，并要求先作试航。这纯属形式上的拒绝，因为八天之后，他便到了南特，而且就在9月份，他已经在基布隆海湾“扬帆试航”了。在接着的一封信中，他感叹说：

多么疯狂的举动！55000法郎！我先付一半现款，剩下的在一年内付讫！但这是一艘多棒的船，今后可作多美的旅行！地中海、波罗的海、北部大海，还有君士坦丁堡、圣彼得斯堡、挪威、冰岛等等，对我来说，这是多么广阔的体验范围，可获得的思想该多么丰富。我确信一

定能将购船的花费赢回来,但这得再干两年才行。这艘船的价钱超过 10 万法郎。我不得不承认,那份礼物(为了将《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旅行史》继续下去,您送给我的的确是 1 份礼物)多少引诱我作出这种妄举。但我跟您再说一遍,我需要这种极度兴奋,我预计有好几部好作品要写。我弟弟对购买这艘船感到非常高兴,正是他促使我这样做的。

可以这样说,正是《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旅行史》所取得的成功使他决定作出“这种疯狂的举动”的。这部著作大大超出了出版商原先的希望。

这部著作是在 1868 年开始写的;当年夏天,《一座漂浮的城市》完成了。他写信告诉赫泽尔说:

再过两个月就写完了。随后,我将开始发表我们商妥了的《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旅行史》,这样,对于 1869 年的第三卷,我便可以歇息一下……

稍后几天,他又补充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旅行史》的第一卷,今年的事就算完了。大概还有 12 开本的四卷,但我想每年只写 1 卷。

这第一部分是 1870 年出版的。儒勒·凡尔纳非常熟悉他要写的题材,因而将该部分的编写工作视若一种歇息机会。他忙着创作他的小说,急于要将《神秘岛》写出来,竟然忽视了写这部著作的后续部分。赫泽尔却始终记得这件事,他认为,从商业角度上说,出版这部著作显然是有利可图的。他考虑问题非常慎密,不会不注意到,他这样做未免对一位作者要求过分。他一直希望保持这

位作者的想象和叙述的天资。他不愿意以一项编纂工作束缚他的头脑,以致冒着使这珍贵的源泉涸竭的危险。赫泽尔打算为他提供一些方便,让跟国立图书馆有关系的地理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去挖掘该馆保存的珍宝,以助他一臂之力。

1877年10月18日,一项协议签订了。加布里埃尔“负责收集出版儒勒·凡尔纳业已开始的那部著作《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旅行史》所必要的素材资料”,对于这项准备工作,“儒勒·凡尔纳须作复审和修改,以便将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头三卷的著作权已由赫泽尔出版公司根据协议书分别付款;对于后三卷,儒勒·凡尔纳每卷将得5000法郎,并由他支付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因付出一份劳动而应得的750法郎。

1880年10月16日,相类似的一项计划又拟订出来了。该计划的目的是要编写作为《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旅行史》的姐妹篇的1部4卷本著作,暂定题目为《全球科学与工业成果》。这项计划后来流产了。

上面提到的一封信使我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到,正是1877年10月28日签订的关于《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旅行史》的那份协议书所产生的出人意外的结果,使小说家能够支付第一期付款所必须的27000法郎和接受55000法郎的价钱。赫泽尔很可能提前给他支付了即将出版的那3卷著作的版税,即16750法郎。儒勒·凡尔纳将这次提前支付视若一件礼物,并立刻将它派上用场,余下的数额由他平日的积攒补足,其中主要是他从《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演出中所得的份额。这艘新船是一艘载重船,必须让它能作海上航行、招聘七名水手(包括船长)……以及支付他们的薪金。

圣米歇尔Ⅲ号长28米、宽4.6米、深3米,是若莱与巴班合办的造船厂(后改为卢瓦尔造船厂)建造的;船上有一台300千克25马力的发动机,有效功率可达100马力以上;发动机和锅炉是勒阿弗尔的诺尔芒船行设计的,安装在船的正中;后部是镶了桃花心木的客厅,客厅里的长沙发可摊开成两张小床;客厅与卧房相连,卧房布置了光鲜的橡木家具和两张床。前部设了一座四节旋梯,通

向设了一个铺位的船长卧室和餐厅前面的配膳室；餐厅里还有两张小床。厨房有一空位，可设置另一铺小床。船员舱房有四铺小床，因此，船上一共可住 12 个人。据保尔·凡尔纳的回忆，这间船员舱房大概设了 6 张而不是四张帆布吊铺，这样，该船的住宿能力将为 14 人。

1878 年，在作了一次直抵布雷斯特的试验航行之后，儒勒·凡尔纳开始作一次重要的旅行；在保尔·凡尔纳及其儿子莫里斯、拉乌尔·迪瓦尔和小儒勒·赫泽尔的陪同下，他从南特出发，游览了维戈、里斯本、卡迪克斯、丹吉尔、直布罗陀、马拉加、得土安、奥兰、阿尔及尔等地。

圣米歇尔号满可以扎实实地经受得住连续几天的恶劣天气；更何况，指挥该船的奥利夫船长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他对海上航行十分在行，已有 25 年指挥经验，既是个优秀海员，又是个处事谨慎的人。

1879 年，他带着米歇尔和一位朋友作了第二次航行，抵达英格兰和苏格兰东海岸的爱丁堡。

1879 年秋，圣米歇尔Ⅲ 号在圣纳泽尔停泊场抛锚，周围一共有 60 艘船只；夜间，突然刮起几股强风，圣米歇尔号被 1 艘巨型三桅帆船碰着，艄柱和艄斜桅均被撞掉。船虽没沉没，但锚索全断，只得赶快发动机器，迅速驶出船群，以免再遭碰撞。儒勒·凡尔纳给小赫泽尔写信时说：“多倒霉的一夜……要是那船从侧面撞上我们，我们必定葬身鱼腹，您父亲将不得不亲自动笔写完《机器房子》！”保尔·米歇尔及其 3 位从兄弟都在船上。大伙儿不得不“赶紧爬上甲板，扒掉衣服，只留 1 件衬衣。”好在受损不算严重。

1880 年，儒勒·凡尔纳、保尔·凡尔纳及其在亚眠当律师的长子罗伯特·戈德弗洛瓦打算经克里斯蒂亚尼亞^①、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到圣彼得斯堡，但后来又被迫改变这条航线。圣米歇尔号从特雷波尔到达英格兰海岸的迪尔和亚茅斯，然后开往鹿特丹，因

① 即挪威首都奥斯陆。

遇上恶劣天气，不得不在鹿特丹羁留；我们的旅行者十分焦急，决定从连接默兹与埃斯科的河道到安特卫普；当他们在埃斯科东侧河口的齐里克泽停靠时，发觉气压表有所回升，于是重新执行原定计划，到达了弗利辛根。在该港的海面上，他们遇到了相当危险的强风，只好绕道进入须德海；到达威廉港时，他们虽未能参观兵工厂，但受到海军当局的盛情接待。看来，他们再也无法到波罗的海去了，只好选择汉堡作为他们旅行的终点站。德国工程师给他们证实说，经注入基尔停泊场的艾德河，用不着绕过日德兰半岛，很容易就能进入波罗的海。他们被说服了。遗憾的是，该河的闸室太短，圣米歇尔号过不去。“嘿，”儒勒·凡尔纳嚷道，“布列塔尼人性情执拗，何惧阻障！圣米歇尔号太长？砍掉它的鼻子就是了！”

将艏斜桅拆下来显然是必要的，这件活儿相当精细；但船只依然超过 25 厘米左右。

他们终于到了基尔。儒勒·凡尔纳再次见到普鲁士 1867 年送去展览的能发射一枚 500 千克炮弹的那门巨炮，那时，他的确对这门炮感到过忧虑。

圣米歇尔号在基尔呆了 24 小时，然后从波罗的海向北行驶，直抵哥本哈根。6 月 18 日，夜幕降临，儒勒·凡尔纳发现了在北极星上空的一颗彗星；这实在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天文学家虽曾预报过这颗彗星的出现，但又说在北半球无法看得见。1879 年 5 月在近日点经过的是不是取名为顿班尔的彗星？

在哥本哈根一共停留了 8 天。保尔及其儿子在阿马厄岛登上弗赖泽教堂高耸的尖顶。要到达这个尖顶，须经一条绕尖顶旋转的内梯。保尔·凡尔纳说：

胆量十分大的人才能爬到顶部。我哥哥在他所作的地心旅行中，让我们听了黎登布洛克教授就这条令人眩晕的斜梯给他侄儿阿克赛上的一堂“深渊课”……我们用双手紧紧攀住栏杆，才勉强能站稳和顶住狂风的吹袭。

罗伯特·戈德弗洛伊要到北角去，把他放下来后，圣米歇尔号由艾德河返回迪尔，并在那里停泊了4天。回到特雷波尔后，圣米歇尔号被送到南特拆卸帆樯索具。

人们一般认为，这次远航是1881年进行的，但我们认为应该是1880年。星期二从尚特内发出的没注明日期的信谈到：

对于这么重要的一部小说，我毫无思想准备，因为我觉得，《亚马孙河八百里》相当长，我实在无法一蹴而就……这或许是我们摆脱困境的一种方式。我弟弟在这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鹿特丹到哥本哈根》的文章……是叙述我们最近所作的一次远航的。我即将到特雷波尔去过完我的假期。

既然《亚马孙河八百里》发表于1881年，那么这封信当是在1880年夏天创作第二部分的时候写的；而既然叙述这次远航的文章发表于1880年，那么这次远航根本不可能是1881年的事。

1880年，在小赫泽尔和拉乌尔·迪瓦尔的陪同下，儒勒·凡尔纳再次前往爱尔兰、苏格兰和挪威。德·拉·菲伊太太指出说，这是他“偏爱”的地方。通信中光暗示1879年跟米歇尔和一位朋友所作的旅行；这可能有点混乱，因为从那时起，儒勒·凡尔纳作过“许多海上游览”，其间，他确实跟朋友们到过爱尔兰，这是可能的。圣米歇尔Ⅲ号的最后一次远航是在1884年进行的。5月15日，这艘游船离开南特，到达维戈后，他于6月6日给赫泽尔写了封信，“迪瓦尔、儒勒和我弟弟一行兴致盎然，我让他们冒着酷暑去坐了10个小时的车……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燠热……”我们由此得知，他在乘客中首先排除出去的是迪瓦尔，而不是戈德弗洛瓦和米歇尔·凡尔纳。但保尔·凡尔纳的儿子撰写的回忆录（德·拉·菲伊太太曾有机会翻阅过这份回忆录）表明，这位年青人也参加了这次旅行。至于奥诺里娜，她带着她的儿子和戈德弗洛瓦直接到达奥兰，她在奥兰住在妹夫勒拉尔热家里，以等待圣米歇尔号的乘客。

在直布罗陀，英国的海军官佐趁他抵达之机，想让死气沉沉的营地活跃一番；他豪爽不羁地经受住了主人敬献的容易醉人的潘趣酒，但只作了短暂的停留；6月27日，他抵达奥兰，与奥诺里娜和儿子相会。当地的地理学会循例为他举行了一个招待会。

随后，圣米歇尔号到达阿尔及尔，使奥诺里娜得以拥抱她的女儿瓦朗蒂妮。当时，瓦朗蒂妮的丈夫正在阿尔及尔服役。儒勒·凡尔纳看到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拥向码头，不禁有点惊诧，但他又为能在船上接待他的两位表亲乔治和莫里斯·阿洛特·德·拉·菲伊感到高兴；其中一个是北非骑兵的军官，他在写《赫克托·塞尔瓦达克》时曾经提到过他；另一个是工兵军官，后来成为备受器重的考古学家，儒勒·凡尔纳对他颇怀好感，而且他性情非常活泼。

6月10日，游船在博尼停泊；要到突尼斯，他必须迎击异常险恶的波涛，奥诺里娜对此感到惧怕；一艘横渡大西洋的客轮最近在这个海域遇难，这更增加了她的恐惧。她丈夫屈从她的请求，同意从陆路继续旅行，让奥利夫船长将圣米歇尔号开往突尼斯。法国官员迪波塔为方便他的铁路旅行，主动为他效劳；但《八十天环游地球》所遇到的一次事故又重新出现了，这条铁路尚未竣工，在萨赫拉便中断了。我们这批旅游者不得不在一间管理极差的客店歇夜。大伙牢骚满腹，这不是没道理的；因臭虫太多，他们根本无法入眠，膳食也极不卫生，所有的人都闹起病来了。儒勒·凡尔纳趁机对因他妻子的过错而使他被迫陷入的“这块肮脏的土地”横加指责，他妻子除遭受这些痛苦外，还得忍受夫妻间的一场争吵。

要继续前进，得跨过直至加尔纳达乌的一百公里难走的路，必须找一辆破旧的马车，到了加尔纳达乌后，再搭乘另一段铁路的火车。

当小分队到达此地的车站时，大概已可怜巴巴、狼狈不堪；当我们的这几位旅客发现这儿停放着1辆贝伊^①专用的火车供他们使用时，我们不难想象得出他们的惊讶和兴奋；再说，贝伊大概

① 旧时对奥斯曼帝国的高级官员的称呼。

要在突尼斯隆重地接待他们。

随后，停泊在古莱特的圣米歇尔号把全体乘客接到船上，整备装置，开往马耳他。刚开船不久便遇上凶猛的海浪，圣米歇尔号被迫到邦角躲避。西迪优素海湾受着沙丘的屏护，倒是风平浪静，实在是游泳的好地方，海滩上阒无人迹，使这些不速之客因孤独而悠然产生一种自由之感。他们摆脱文明人的情绪约束，全都兴致勃勃地嬉戏胡闹，儒勒·凡尔纳也利用这种情景，使自己重新陷入童年的幻想。要不是看见圣米歇尔号令人宽心的船影，他们真以为自己是一群遇难者哩！这位名声显赫的作家围着一根想象的圣柱，竟手舞足蹈地跳了起来！留在船上的米歇尔激动万分，也想加入这种欢乐，情不自禁地鸣枪助兴！突然，在这些似乎没隐藏任何生灵的沙丘群中冒出几个阿拉伯人，使游泳者个个骇然惊惧；这些阿拉伯人以为受到袭击，纷纷鸣枪回击；他们勇敢地撤向圣米歇尔号，翌日便赶紧朝马耳他方向驶去。

过不多久，航船因遇着一场猛烈的风暴而处于危险之中。这场风暴险些儿将它抛到海岛的岩石上。在这种天气下，奥利夫船长不敢贸然在通往瓦莱塔的航道中航行，于是升旗求救，但一个领航员也没露面。一整夜，他被迫与这场风暴顽强搏斗。船上个个提心吊胆，坐卧不安，据戈德弗洛瓦后来回忆说，儒勒·凡尔纳甚至

